

近 似 无 止 境 的 徒 步

杨克◎编

《作品》· 2016 年文学大事记 · 小说卷

本书是《作品》杂志推出“浪潮 1990”栏目以来一次 90 后文学新力量的集体出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天赋异禀，有着不同的生命底色、不同的喜好和经历，这些元素为他们的文字写作注入了无数可能与无限精彩……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近

似

无止境的

徒

步

杨克◎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似无止境的徒步/杨克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02-013213-3

I. ①近… II. ①杨…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8831 号

责任编辑 刘 宇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成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7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375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13-3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CONTENTS

- 001 • 毛 赖 / ◎玉 珍
- 017 直立行走 / ◎丁 鹏
- 027 • 小 丑 / ◎林为攀
- 042 陌生人的日记本 / ◎重 木
- 055 • 一个陌生女人的打扰 / ◎文 西
- 067 父亲的河流 / ◎马 亿
- 074 • 十 年 / ◎周 桑
- 087 乌有咏叹调 / ◎王天翼
- 099 • 松 涛 / ◎柏 银
- 112 鬼 火 / ◎范墩子
- 124 假戏真做 / ◎苏笑嫣
- 140 • 驾 鹤 / ◎王 棘
- 157 漫长的一天结束了 / ◎王苏辛
- 180 • 抢面灯 / ◎周朝军
- 196 百合学家 / ◎三 三
- 211 • 炼梦师和最长的一天 / ◎栗 鹿
- 220 火 坑 / ◎祁十木
- 237 • 张二光看病 / ◎王闷闷
- 253 五座桥吃人事件 / ◎智啊威
- 262 • 女王之舞 / ◎黎 子

- 281 • 朋友的小说 / ◎范俊呈
- 291 孔子再生考 / ◎宋阿曼
- 300 • 临江仙 / ◎鬼 鱼
- 326 少年犯 / ◎张春莹
- 344 • 近似无止境的徒步 / ◎王陌书
- 359 你觉得呼吸困难吗 / ◎贾若萱
- 375 • 池中金龙 / ◎甄明哲

毛 赖

◎玉 珍

1

都说“六月辣日天，人都要晒蔫”。连着旱了半个月，水田都干得裂缝了。农村人把地里那点庄稼当个宝，日日夜夜当爷爷一样伺候着。

天还刚微微亮呢，田埂上就站着刘家的大冬子了，拍着嘴巴子一阵一阵地打哈欠。他可不是一早起来去田里看水，是昨晚一夜就铺张薄膜睡在旱田旁的草丛里。天旱得太厉害，水就是金贵啊，家家户户那么多的地，就靠着两条沟的水，一个不留神，就被哪个长心眼的把水给截走了。为防万一，只好睡在沟旁了。已经不止大冬子这么做了，赵二牛也这么做，眼看天再旱下去，每家的男人都要睡到田垄上来了。

大冬子撩起衣袖，到沟坝里捧起一捧水拍在脸上，顿时精神些了。又低下头去捧一巴掌，可发现水里面有泡泡，怎么还有股味儿呢。登时觉得不对劲，站起来往四面八方看看，乍一看也没看见啥，仔细看就看出动静了，不远的水沟上游的大苇草丛里好像有个人影在动。大冬子两条快腿一抬，几个箭步就冲上去，看见毛赖正站在苇丛旁尿尿，登时就怒火三丈。

“你个不知耻的！随处撒尿，还偏要尿在水沟里，碰见你也得背时！不要脸！”能让一个平日里待人宽容的大老爷儿们骂得

这样恶毒，整个洞口村只有他毛赖有这“能耐”。可他是不怕骂的，又要起平日里最恬不知耻的嘴皮子来。

“哎呀我咋知道你在下头呢？我撒尿也犯法啦，撒沟里不是更好么？沟里的水是喂田的，我撒泡尿不是更肥么？不谢我还骂人，不识好歹！”什么都不在行，就是这张臭嘴还会说几句顺溜话，可惜都不成体统。

大冬子想起刚刚洗的那脸，就觉得恶心又恼怒，挥出他那铁锤般的大拳头就要砸过去，恰好被赵二牛看见了，当即给喝令住。

“你跟这孬家伙撒什么火，气着你了乐着他哩。收手！”大冬子就收手了，二牛的话在村里是有分量的，不仅因为他说话有分量，大冬子自己也觉得，打了他也没啥好处，都知道他是个啥样人，收手是对的。

“你也真是没个人样！几十岁的人还随处乱撒尿，要不要脸皮子！骂你还不知羞耻，活到这份上难道就没长个脑子，你脑子里全是糠啊！冬子你也走，回家洗把脸吃个饭再来！”大冬子收了手之后向毛赖抛了个恶狠狠的眼神，捞起锄头往家走。

他捞起裤子，绑上裤腰带，他向来是不用皮带的，他这样的人还需要皮带做什么，那是懂得体面的人用的。布绳多好，扭在一起打个结就行。可因为这布绳也闹过笑话遭受过辱骂。

有一次村里李黄桃家办丧事，毛赖去喝丧酒，啥随礼的都没带，就去个人。大伙知道他没钱，都是乡里乡亲，蹭口好饭吃也没啥。毛赖那天吃得很欢，好肉好菜几乎给他吃了一半，大伙儿看着他那吃相就没胃口了，一身脏兮兮的那张脸也是邋邋遢遢，跟他坐一桌只得认倒霉。

他吃得肚子都有点受不了了，怪早上把腰带绑得太紧，就用手往腰上扯了扯，扯几下就松些了。松些了就接着吃，吃着觉得撑了又扯几下。最后他起身去盛饭时，一弯腰，裤子掉下来了。饭桶旁那桌的人最先看到，有人发出怪叫声，接着十几桌的人看

过来，大家都看见毛赖光着屁股站在那里，这个不知羞的人，他居然没穿底裤！登时乱了，妇女姑娘们忙着遮眼，碗筷噼里啪啦砸在桌上，毛赖回头看着大家望着自己才知道裤子掉了。真是反应慢的蠢货，捞裤子的动作也是那么慢，脸都快丢光了还舍不得扔下饭碗赶紧穿好裤子。一旁的人喊着喊着骂着骂着他才放下碗把裤子穿上，然后就是被赶出去。被人骂不要脸，被人当笑料鄙视了好久。

唯一还跟他有话说的是王麻子，难兄难弟同病相怜。王麻子也是个光棍，除了一脸麻子还穷得要命。不过处境比毛赖好些，至少王麻子还有几个像样的亲人，毛赖却是孤家寡人无亲无故。唯一的堂兄弟都远去他省三年五载不见回来，不光人不见回来，兄弟情谊也没见寄点回来。其实毛赖年轻时是长得不错的，但是找不着媳妇有时跟长相却也多大关系，村里那个奇丑无比斜眼歪眼塌鼻豁嘴面无三两肉的丑男都找着媳妇了，可他毛赖就是没女人缘。没人能解释这些破事，大家都把所有结果都算到命的头上，毛赖找不着媳妇，这是命！

他经过罗老七家水塘的时候看见水塘里有些鱼儿游来游去，很清的水塘，居然能看见鱼，他开始打起鱼的主意。捞起裤腿就下了塘，不过迈了几步水就淹到大腿了，再往前试试果然更深，他只好无奈地上了岸。裤腿一只高一只低，还淌着水。路过赵风春家的红薯地时又看上红薯了，这片红薯地他来过好几次了，回家有很多条道，走这条就能路过这红薯地，他在这红薯地里挖过不下20只红薯了。这会儿他觉得饿了，挖了两个大红薯就蹲在池塘里洗起来，洗完一只就往嘴里送，咔嚓咔嚓脆生生的嚼得津津有味。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一幕就被正在坡上给辣椒淋肥的赵风春家的看见了，立马就是一顿臭骂：“你个不要脸的，又来偷红薯了，我说我一地的红薯咋丢那么多呢，还以为是野猪老鼠，

原来是你这好吃鬼！好吃懒做！”要是别人，不是无地自容就是一阵对骂，但是骂毛赖就跟一巴掌扇在空气里一样。这种事他做得太多了，村里的黄瓜红薯李果大枣西瓜凉薯啥的他不知道白吃了多少。大家都习惯了，看一次骂一次，骂完他还是照旧，久而久之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生气才会骂。

这个时候他还在乐滋滋地吃着，左手一只红薯右手一只红薯，一边吃一边嘟哝着：

“婆娘，这些臭婆娘，娘儿们！”

他觉得一边喊着娘儿们一边吃红薯真的很惬意，红薯在嘴里和他咬牙切齿的骂声真的很惬意，因为他大半辈子没捞个半个娘儿们，他念娘儿们这个词的时候有点忿忿的，又爱又恨。

2

他不到五十，可看起来就像六十好几的人，一把年纪了这个惨样，看着也于心不忍。虽然是好吃懒做咎由自取，孤家寡人不容易。听村里跟他年纪差不多和年长的人说，早年的毛赖也风光过，但那只是昙花一现，总体都是灰暗的。不信的人说他变成这样全赖他自己，庄稼人最讲究吃苦耐劳，穷不打紧最打紧的是要勤劳，随便种点瓜果蔬菜一二亩地总能吃个饱饭体面做人吧，可他偏爱游手好闲蹭吃蹭喝。

一般情况下，一个人身上有几个缺点是可以原谅的，人无完人，没缺点才不正常，可毛赖这个家伙在所有人眼里几乎是零优点，用村里最恶毒的话说是缺点多到死了都不可惜的程度。

可他从没想过死，他活得不知道多乐呵，天晴的好日子，他就提着他那破席子摊在门口的打谷场，横不横竖不竖地躺着，露出随随便便放荡不羁的样子，害得从他门前路过的妇女一个个见了鬼似的跑回家。他时常表现出脸皮比墙还厚，乐观比天还高的

作风。有时候洞口村的妇女生了他的大气就开玩笑着咒他死，可是死谁也不死他，大家就说他命硬，越像猪狗一样的人命越硬，要他死，还早着呢。

他回到家就倒在那张又脏又破的老床上睡了，他的日子除了睡就是吃，还有就是沿着那条走了几十年的坡路上上下下地走，脑海里想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有时看到别人打牌他也去凑热闹，他自然也会手痒想玩玩，可是他没钱，没人愿意和他玩。但是过几日便看见他从破口袋里搜出几块钱，说什么也要玩。大家拿他没办法就让他加入，偶尔走狗屎运他会把大伙的钱都赢光，然后到集市买几斤好猪肉吃个够，有时会一出手就输个精光，没钱买米菜就躲在房里饿几天，睡个昏天黑地。实在不行了就也去打打零工，拿到钱就一顿乱花，不管下顿和明天。

说到种菜他也种了点，见别人种菜的时候也会上人家家里要几粒菜瓜种子，就那么马马虎虎种在家门口空地上，跟他一样命硬的就活下来了，比如南瓜，还长着茂盛的瓜藤，结几个大南瓜。路过的人都说：

“哎呀连毛赖都种出这么好的南瓜呀！真的不容易，这块地还真肥，随便扔点啥种子都能长出棵苗来。”

“我看哪，是那南瓜命硬，跟他毛赖一样命硬，扔哪都能活！”

后来毛赖还很认真地抱着个大南瓜到二牛家去，说：“南瓜籽儿是打你家拿的，这瓜给你们吃，我吃不了那么多。”

他抱着南瓜的样子很慈祥，像个老父亲，那会儿大家在二牛家打牌，看见抱着南瓜的毛赖都说：“哎呀你真的像抱着个儿子啊，要是有个儿子多好。人要是像瓜那么能生就好了！”

“能生又咋地，他连媳妇都没怎么生。”大家开玩笑，毛赖也嘻嘻哈哈地笑，他习惯了这种调侃，他习惯了这个命。在人堆里站了一会儿就回家继续睡觉了。

不知道在那暗屋子里睡了多久，一打开房门他就觉得眼睛要

被刺瞎了。捂着眼蹲在地上老半天，慢慢儿站起来眯缝着眼，然后到门前打谷场走了几圈，就开始烧火做饭。

他做饭的工具是极简陋的。没一个像样的灶台。这也是活该，早先几年政府扶贫给他盖了个一层的平顶房，盖在他的老屋旁，那个老屋位于村里最靠山的地方，显得偏僻而阴森。房子盖在那里真是白搭了，跟他同一个屋场的几户人家都在坡下盖了新房，还有几户都搬走了，那个被古树山林笼罩的老屋在那阴森森的地方更显得孤独。就毛赖一个人，他怎么会住在那里呢，暗夜三更那老屋后的古松树上常常有乌鸦难听地叫着，他生性怕凄凉爱热闹，喜欢有人气有人味的地方。

然后带着他那些简陋破旧的家具搬到了比那老屋还老的祖屋里，在坡下的打谷场有一溜整齐の木房，那里有他爷爷留下的一间祖屋。打谷场住着四户人家，旁边还有好几户，家家都还不错，被婆娘们收掇得有条有理，儿孙也听话，热热闹闹其乐融融的。毛赖住在那里觉得很舒心，觉得自己身上也沾着福气。

这个时候二牛家的孙子就在宽阔的打谷场蹦蹦跳跳地玩纸飞机，还不时地过来瞅瞅他，看他在忙活啥，毛赖喜欢小孩，也冲他笑，一边往灶坑塞柴火。他的灶台是拿一个破铁桶做的，铁桶倒过来再挖个进柴的洞，铁桶里烧火，锅子就架在铁桶上，他拿着破脸盆到二牛家龙头上接了一脸盆水，然后把那把小白菜按下去，洗衣服一样胡乱地搓洗了几下，捞起来就扔到了锅里，再接着扔了几根柴到铁桶灶，再接着拿铲子翻了几下白菜，再放盐再放了几粒味精，就倒进了饭盆子里。

大冬子家总是吃饭最早，一吃完，他的婆娘就带着孩子往打谷场走来，打谷场是个热闹的有人气的地方，经常会有妇女聚集在一起唠点小嗑。大冬子家的那个小胖儿子看见毛赖在做饭显得很有兴趣。他问他娘：

“娘，这是啥，能吃的么？”

“这是他的菜，能吃。”

“这是菜呢？我们家的猪不是吃这个的么？这不是给猪吃的么？”

跟着上来的李黄桃家的就跟着哈哈大笑起来。说：“他向来就是这样吃的，猪吃的他也吃。”大家都围在他那口破灶旁边，看他比猪还难看的吃相。

这些话毛赖每天都听很多，他反而还有心情跟妇女们开玩笑。“你们这些婆娘，看什么看，想男人啦，今晚要不要跟我睡觉！”大家就又开始恶狠狠地骂他，骂他不要脸，骂他下流无耻。骂完就四人一桌，打起牌来。不打牌的照样坐着拉家常。

3

总的来说他的日子还是挺自由的，对他这种从来没人管教没人关心没人理睬的人来说，自由是比性命更为重要的。因为所有人习惯了他了解了他，就算他站在坡上撒尿也不会拉去游街示众被人扔烂菜烂鸡蛋的。他常常为自己的自由感到无上地光荣和骄傲，偶尔觉得这是上天赐予他的另一种福分，没媳妇又怎样，谁有他毛赖自由？他自由惯了，放荡不羁惯了，在他眼里，自由是大过天的。

那年国家发生大地震，毛赖在二牛家看电视，看着那么多在地震中死了的人，就用他那脏衣袖擦起眼泪来，大伙儿看着他擦眼泪的样子都感到诧异。什么人哭都不奇怪，可是他们从来没见过毛赖哭。那个毛手毛脚毛毛躁躁老癞皮狗一样的人也会哭么？一直以来他的良心被外表和无数的缺点遮盖了。这个汉子也许一个人的时候也哭过呢。

第二天毛赖跟着村里的李云清去打零工，连做了一个礼拜，大家都惊奇，说浪子回头懒人勤快了，算是开窍了。一个礼拜后

他拿着钱进了乡镇府，他见人就问，我想捐款我该找谁。一个吃官家饭的人跟他说，过几日乡里会组织村民们集体捐款，会下村的。他就回来了，路上碰见邻村的虎子，虎子说毛赖听说你干活赚钱啦，咋不买点好吃的？待会儿上我家打牌去？毛赖说我不去，我回家煮红薯丝吃。虎子说红薯丝有啥吃头，红薯丝是猪吃的，你还跟猪争食？

过几日乡镇府的人就来了。提着募捐箱子，到打谷场集体募捐。大家都是几十几十地捐，毛赖也排着队，大伙想他顶多捐几块钱，谁知他从破布兜里抓出两百多块。他说：

“都捐了！”大伙儿认为他又喝醉了，二牛去按他的脑袋，说你脑子进水啦。自己都吃不饱饭，都捐了你喝西风去？毛赖说我吃不了多少我就要都捐，都捐！他很认真的样子，可从来没这样认真过，或者说，他很久没露出过这么认真严肃甚至虔诚的神情。

洞口村的人诧异了，觉得毛赖真像个汉子！第一次对毛赖刮目相看。

他那天觉得很高兴，觉得自己总算做了一件像样的事，他为自己也帮助了别人而自豪。中午吃了一碗红薯丝就在那破床上惬意地躺着，他突然就觉得自己也是个高等人了，是个在村长王河军面前也抬得起头的人了。王河军算什么，是个搜刮民脂民膏的狗村官，王河军那狗东西还骂过他，骂他是叫花子，是孬种。“他自己才是孬种，他自己才是叫花子！那个狗东西！那个没良心的黑心玩意儿！”他骂骂咧咧的，觉得自己跟王河军是不同的人，他是个有善心的人，是良民，十几年来他都没这么踏实过，他看见大家望着他的神情就知道自己的地位提高了。他很高兴，一高兴就得做梦了。

他梦见他到了一个盖满大棚的地方，很广阔的地方，很高大的大棚，一排排整整齐齐，透明的薄膜里看得清是各种蔬菜，辣椒茄子西红柿，很熟悉，是他几十年前工作过的地方，是万利菜

场，他到了几十年前的菜场。他就在大棚之间欢快地走着，好多的菜呀，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他在大棚之间看着那么多的菜果，心里就无比满足和幸福。他走着走着，突然大棚四周起了雾，什么也看不见，雾里面却显出一个人来，那个身影虽然模糊但看得出来是个女人，还是个熟悉的女人，牵肠挂肚的女人。

醒来后就去找王麻子喝酒。王麻子也为他高兴，喝到两个人统统不省人事。

半夜醒来毛赖发现王麻子像猪一样睡着了，他爬起来就回家，刚开始还好，走几步就开始踉跄了，越走越踉跄。最后干脆趴地上又睡了会儿，醒了接着爬起来走。他有点神志不清，但他记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他高兴。高兴让他忘记了别的。

他走着走着摸到一堵墙，就扶着墙走。走着走着就摸到了一扇门，他想应该到家了吧。把门拉开就进去了。进门就倒地而睡，睡到半夜摸着了床脚，就爬上了床，又摸到个女人腿，以为做梦呢，就抱着那腿，再去抱那人，嘴里喊着：“桂花，我是志堂啊，我出人头地了，我能让你过好日子，我会照顾你的，桂花，你回来啦桂花，我像个人样了你就回来啦……桂花。”一边嘴里嚷着那个名字一边拉着那女人的身子。那女的醒来起初还没啥动静，后来动了几下子，接着就啥动静也没。可是过了几个时辰灯亮了，接着就是杀猪一样的尖叫。

“啊！！！你这个畜生！你不得好死！！！”

整个洞口村都醒了。毛赖一抬眼看见屋里站满了人，天快亮了的时候毛赖被拉到他家门口的打谷场接受讯问，他酒还没醒呢，但是清楚看着坐在他面前的是他最痛恨的狗东西王河军，那狗东西一脸轻蔑地看着他，指着王柏家的秀娟说：“她现在恨不得扒了你的皮啊！毛赖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成天想着女人，色心不死！现在逃不脱了吧。看你怎么狡辩！居然都爬到别人家女人床上去了！”

毛赖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很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了，但是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了，旁边王柏家的秀娟哭哭啼啼的，看他的时候一脸的仇恨，她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碰上这丢脸倒霉的事，我们家王柏就一晚上有事没回，我开着门怕他半夜里回来，谁知进来这么个不要脸的！在我床上睡了一晚上，这个不要脸的！以后我怎么见人啊！我怎么这么命苦哇！”毛赖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还是醉得不像话的样子。二牛看见他这样就跟王河军说：“他是喝醉了才这样，要在平时是不会的。可能昨天喝得有点多。到现在还没醒过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干过啥，就饶他这一次吧！”

妇女们是不会同意的，说要把毛赖揍一顿以示惩戒。二牛说不能打，这老筋老骨病恹恹瘦巴巴的万一打出个好歹对不起一条人命。妇女们不依不饶，说干了坏事就是干了坏事，喝醉了也不能干坏事，等王柏回来还指不定怎么打呢！秀娟家的王柏是个狠角色，长得五大三粗脾气暴躁一根筋，谁招惹了他都没好下场，何况是碰了他的女人，动起真格来把毛赖腿打断都不奇怪的。前几年有人欺负了他儿子，被他揪着衣领扔到河里，那人顶了一头的烂泥和水草爬上岸。之后再没人敢惹他。能躲就躲，总比活活打残好吧。王河军斜着他那三角眼轻蔑地看着毛赖，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说：“自己看着办吧，王柏的性子那么犟，咱们可拦不住，你就看着办吧，当心着遇上他。”说完背着那手优哉游哉地下坡了。

毛赖一醒就逃了，他揣着个破包去了黄风庙，村里唯一知道他去向的就是二牛。黄风庙除了一尊旧菩萨就啥也没了。黄风庙在一个极其偏僻的山脚下，方圆一里都没有人家，庙前还有条大河。他一到那儿就像个死人一样在菩萨的佛像前睡到傍晚，傍晚醒来看到太阳挨着山头，就快要落下去了。他醒过来了。依稀记起昨天到今天发生的事，感到无比悲凉，他突然就有种绝望的感

觉。甚至生出想死的念头。

“我刚刚想要好好活着的，又要要我死了。看来都不想让我好好活着，我的命不给我机会了，我看我活不长了，我活着没意思了。桂花，我还以为你来找我了，原来你是来喊我去的，你是不是死了，你是不是叫我也去死？”

他很饿，却没有任何东西可吃，昨天还觉得自己成了上等人，觉得自己是个可以帮助他人的人，是个善心人，上天会照顾他，会看得起他了，没想到今天就成了乞丐。他成了叫花子，那个叫王河军的人叫他叫花子，他真的成了叫花子！那个狗东西的嘴巴真恶！

第三天二牛来送饭了，劝他回，他不愿，二牛就说看你平时天不怕地不怕归根还是个怕死鬼。眼看都过去五天了，他实在饿得有点受不了了，可洞口村他还是不想回，现在他是个罪人，人见人厌丢人现眼。最怕的是王柏，那小气的厉害男人说不定就从哪跳出来一棍子打断了他的腿。怎么也等过些时日，等他气消了。

他就到集市上去，上了去县城的车。半路上售票员收钱，他说他没钱，售票员二话没说就把他撵下车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走了半天也没见个人家，偏偏给扔在山路十八弯的弯子坳。那是个很高的山，山路围着大山一圈一圈地绕，要走过这山得两个多小时。下了山才有人家。山下是属于另一个镇了。下了这个山也就离他的石河镇很远了，中间隔那么大一座山，算是八竿子也打不着了。

他差点死在弯子坳，这条路已经十几年没走了，自从他打工从外面回来后就再没出过石河镇。走累了就摊在路边上了。最后还是一个开拖拉机的看他半死不活给拉下山来摆在路边上，给他盛了两碗饭，这下他真的成了叫花子。

那边的洞口村正忙着找他呢。二牛跟村长说通了情，拿来钥匙把毛赖那老祖屋打开了，专程到王柏家道了歉，王柏摆着那雷

公脸坐在大厅，气是消了不少。于是二牛带着几个乡亲把桥架上，到了黄风庙却不见人了。活该他叫花子命，前脚毛赖刚上车，后脚二牛就来了。

“才五天啊，这龟孙子去哪里了？这年代了谁还会要逼他到死路，就是惩罚一下嘛，这点亏也吃不得，真是龟孙子！被几句话就吓跑了。”有人说看见毛赖上了车，去县城了。二牛赶到县城啥也没找着，他本来就不在县城，跑车的是两个新来的外县人，不认得毛赖。哪里都找不着，找人就是大海捞针。这下他就这么彻底从洞口村消失了，恍如在这个世界消失了。

4

他几个月没回来，大家都认定毛赖是饿死了。庄稼人忙里忙外，找了一阵子就不再找了。他没亲没故，渐渐就被认定是死了。

几个月后，一个建筑工队到了洞口村，从车上下来一个蓬头垢面的人，虽然发乱头脏，但大家都认出了那是毛赖，他回来了！这个命硬的人居然没死！不仅他回来了，下车的时候还牵下来一个瞎妇。那个瞎妇长得不算丑，就是被两个瞎眼毁了，女子美在眼睛，没眼睛的女子就没神韵没看相。毛赖小心翼翼地拉着那女人回了他那个狗窝一样的家。

二牛见到他竟有些感谢上苍的感觉。他说：“你那几个月干啥去啦。我们咋都找不着，我隔天去找你就没见着人了，怎么走了也不知会一声呀？”

毛赖太太说：“说不清哪，都是命啊！”不是出去讨饭也遇不着这婆娘！再瞎她也是个女人。他这样说着，显得心酸又平静。

然后他就跟着这个瞎妇过起日子来。起初那瞎妇觉得陌生，就只在祖屋旁拄着拐走走，也干不了什么活，慢慢住习惯了也帮着毛赖洗洗衣服，后来烧火做饭都会了，闲着的时候会跟妇女们